

致敬最可爱的人

望着奶奶坐在藤椅上晒暖的模样,92岁的她脊背依然挺直,眼里那束穿越七十余载风霜的光,依旧亮得像雪地里的星。

奶奶的床头柜里,锁着本牛皮封面的相册,边角磨得发亮。她总说“这是比命还重的东西”。翻开泛黄的纸页,一张黑白照片格外醒目:二十岁出头的奶奶裹着臃肿的棉袄,脸上沾着雪粒和泥痕,和十几个年轻战士挤在雪地里,身后是茫茫雪原。她的眼睛里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照片背面,是爷爷当年用铅笔写的字:“汉城以北,与战友共勉。”

每次看到这行字,奶奶的话就多了。她说那会儿的冬天比现在冷十倍,洞窟里的冰水滴在棉裤上,转眼就结成冰碴子,头顶的炮弹像催命符,整夜整夜炸得人没法合眼。有次照明弹突然划破夜空,惨白的光把雪地照得像白昼,她看见战

友们互相搂着取暖,冻裂的嘴唇还在哼《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奶奶回忆道:“那声音颤巍巍的,却比炮声还响亮”。

说到牺牲的战友,奶奶总会停半晌,抹抹眼角的泪。“好多娃娃才十六七岁啊,前一晚还跟我抢炒面吃,第二天就没了……”她的声音轻得像叹息,却重重砸在我心上。她总会轻轻唱起那首刻进骨血的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调子早已不那么准了,却听得人鼻子发酸。

在我心里,她永远是那束不灭的火炬,把军人的坚韧刻进了生命的年轮。今天,当和平的阳光洒满窗棂,望着奶奶鬓角密密的银丝,我心头一震,忽然懂了:所谓“最可爱的人”,不只是历史课本里的英雄,更是像奶奶这样,把战火里的勇气化作岁月里的从容,用一生诠释“忠诚”二字的普通人。

邱水娟

周末的心境

周末将至,城市里渐渐弥漫着慵懒的气息,街巷中隐约可闻出游的欢快私语。然而,我的周末却在另一种忙碌中拉开序幕——到报箱取报,更多的时间是端坐于书桌前,打开电脑,屏息凝神,翻查报纸版面,搜寻着,渴望着。

我的期待像被切割成整齐的两段,均匀地分布到了周末的每一天。周六清早,目光早早锁定《浙江老年报》的“浙里养俱乐部”和《绍兴日报/今日越城》的“迪荡湖”;到了周日,更是两份报纸双重的惦念——《柯桥日报》的“瓜渚湖”与《绍兴晚报》的“岁月歌”和“老绍兴”等。

自念高中起,我不断向各类报刊杂志投稿。只不过,当年在繁忙的学习工作间隙里挤出时间写文章,稿件寄出后也没放在心上,任它在大海里沉浮。自7年前退休后,时光变

得富足而宁静,写作亦从时间的缝隙中解脱出来。于是每逢周末,心便如兔子般蹦跳不已,在报纸版面间逡巡搜索。

最难忘的一次是周六的傍晚,我照例从报箱取回报纸,漫不经心地翻阅,心却突然被什么揪住——自己那篇“相识在路上”竟在《浙江老年报》“浙里养俱乐部”发表,那瞬间的欢喜如同爆竹炸响,震得我手也微微抖了起来,连老花镜也慌忙滑落到鼻子下。我一遍遍摩挲着报纸上自己的名字,指尖触着纸面上凸起的油墨印痕,心中那份甜蜜久久不肯散去。

周末的寻找之旅,表面上是在纸页间寻找铅字,实际上是在喧嚣世界里寻找着心灵的回声。对于写作,我深知非为名姓显扬,尤其像我这样的退休老人,而是在苍茫人世中,于自己的心田里,执着地栽种一株永不凋谢之花朵。 朱百尧



浙江老年报“诗文·浙里养俱乐部”是艺术交流的天地,书友、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互相欣赏和点评,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

扫描二维码,加管理员为好友后,发送“诗文”两字,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

原创作品一经录用,将获相应积分,今后本社通知时,可兑换俱乐部福利,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



夏日闲居

碧凉幽处爱之家,
起舞旭辉依夕霞。
榴下莺疏诗作蝶,
溪前岸经野居蛙。
桑麻总历阳春月,
桃李时逢风雨花。
莫笑老夫无所好,
吟歌对竹午煨茶。

沈瑞良

苦热

见雨闻雷便觉亲,
空调未敢息飞轮。
谁教炎至连三伏,
每令汗流湿几身。
半日白头锄已倦,
深宵玄鬓聒犹频。
漫言科技改天地,
冷热人间尚不均。

沈晓明

茗溪萤火

茗溪萤火早,
绕岸若星移。
水映千灯乱,
山藏一霎奇。
穿林如堕雪,
过涧似悬丝。
独坐苔机上,
幽怀付短诗。

沈学敏

避暑仙都

赤壁丹霞夕照红,
鼎湖峰上沐清风。
朱潭雾隐牵牛过,
石径碧苔侵古松。
溪涧跳珠消暑气,
山居望月晤先踪。
但见轩辕庙火旺,
炷炷心香续岁丰。

沈一剑

